

郵政處：北平市黨部街四號統一  
編輯委員會週刊編輯處

#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國語羅馬字五週年紀念專號(下)

三百五十年來在中國的羅馬字拼音紀略 胡英

國語羅馬字公布後五年紀念

編輯處

## 三百五十年來在中國 的羅馬字拼音紀略

(原用國語羅馬字寫)

(續)

胡英

(十六)高爾丁(F. Gourdin)的法文拼法用符號標音，此地位標音跟數目標音似乎高明許多，他在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出了一本 Premieres etude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ee。

(十七)威格(Leon Wigger 一八五六——)的法文拼法實在是開羅馬拼音的新紀元，因為他能夠把漢字連書起來，並不限於注各個漢字的音，而成爲注音文字了。並且專名詞第一個字母用大寫，聲調又用符號標出；由我們後來的人看起來，他的拼法在當時可以說是很進步的了。他譯注過新舊約，在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在河間出了 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dialecte du Ho-Chien-Fu 等的書。【請參考『通報』(T'oung Pao)二五卷(一九二七)三三三頁】

(十八)魯托威諾夫(A. Lutovisoff)在一八九八年(

光緒二十四年)在聖彼得堡科學院出版了一本 Rudiment of the grammar of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他的俄文拼法跟巴拉地的拼法有許多不同。

(十九)庫夫林爾(T. Seraphin Couvreur, 一八三五——?)的法文拼法跟威格的拼法是大同小異的，因為他們同在河間。在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間他曾譯註過四書書經並作過『法英華會話』『中拉字典』等書，在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他又出了一本聲韻首排的字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二十)凱恩(奧人 Carl Kainz, 一八七〇——)的拼法是用符號標聲，但是不連書；他在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在維也納出版了一本 Praktische grammatik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fur den selbstunterricht。

(二十一)格龍特(Adam

Grainger) 是研究四川方言的，他的拼法大抵近似德式的。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他在上海出版了一本『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

(二十二)馬佛(Calvin Wilson Mateer, 一八三六——一九〇八)的拼法，在山東東部有很大的地域來應用，他的內容也跟德相彷彿。他半生是致力於譯注聖經；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他在上海出了一本 A short Course of Primary Lessons in Mandarin；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又出了一本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這本書傳播得很廣。

(二十三)穆德(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f, 一八四八——一九〇一)研究寧波方言很精，他在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出了 The Ningpo Syllabary 跟『寧波方言便覽』(Ningpo Colloquial Handbook)等著作。

(二十四)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南京有一種劃一式拼法(Uniform System)，是改造 Williams 跟 Mateer 兩式而成的。把送氣跟不送氣的音分清了一就是 把 p' p t' t' 變成 b p d t

(二十五)威塞爾(A. Vissiere)在一九〇二年(光緒

二十八年)在巴黎出版了『中文的法文拼法』(Methode de transcription Francaise des sons Chinois)，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又出了一本 Rudiments de la langue Chinoise。他的拼法是用符號標聲，用連號連書(如：落-花-生，慢-慢兒-的)，他的拼法法國外交部用作正式的拼法，旁的像法國東方學院(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跟亞洲學報(Journal-asiatique)等等都用這個拼法；所以這個拼法可以作爲最通用的法國拼法。【Journal Asiatique 的二〇二卷(一九二二)載有各國字母拼法表(Transcription des alphabets nationaux)】

(二十六)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上海中華基督教教育聯合會(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有正式拼法(Standard System)的公佈。是由聯合會推舉在南京的 F.E. Meigs, 在青州的 J. Percy Bruce 在保定的 J.W. Lowrie 跟在上海的 John Darroch 與 D. Willard Lyon 五個人組織委員會，共同研究把 Williams, Wade, Baller 跟 Mateer 四種拼法混合改造起來；用符號標聲，分清送氣跟不送氣的分別，並且詞類連書，專名詞第一個字母用大寫，的確是最近於新文字——國語羅馬字

的一種拼音法式了。

(二十七)希爾特(Friedrich Hirth, 一八四五——一九二七)的拼法跟德國漢學家 E. Bretschneider 所創制的大致很接近。一九〇二年九月在漢堡開的第十三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Internationalen Orientalistenkongress)他才把他的方式提出。【參看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在 Leiden 出版的這個會議的議事錄】一九〇七年的時候，他爲了英國讀者方便起見，會把他的拼法改變，把輔音 sch 改作 sh, tsch 改作 ch 在『Publication of the Carnegie Institution,』no. 54 (Research in China)一卷二頁有他的拼法改變後的詳細表格。

(二十八)伯蘭德(Y. Brandt)的俄文拼法是用數目標聲的，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在北京出了俄文的『中國口語自修』(A Chinese Colloquial Self-taught)。

(二十九)馬克因托史(Gilbert McIntosh)是研究上海方言的，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在上海出了一本 Useful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三十)恩爾思拜(John Alfred Silsby)也是研究上海方言的，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

)在上海出了一本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Shanghai vernacular。

(三十一)克蘭斯(P. Kranz)的拼法，除去用符號標聲以外，大致跟德式的相同。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在上海出版了 Key to the Character Problem of the Chinese alphabet 一等書。

(三十二)雷興(Ferdinand Lessing, 一八八二——)拼法，是雷興跟歐特默(Wilhelm Othmer)合作的『漢語通譯』Lehrgang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青島出版)裏頭所有拼法的簡稱。Werner Rudenberg 所編的『華德辭典』(Chinesisch-Deutsche Wörterbuch, 一九二四年，漢堡出版)也用這個法式。『雷興威廉二氏統一拼音法式』(Deutsch-Englisch-Wörterbuch von Lessing-Wilhelm)跟上述所說的拼法有些地方大同小異。雷興的拼法，現在在德國很有勢力。

(三十三)高本漢(Benhard Karlgren, 一八八九——)的拼法，在他所作的『中國音韻學的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有極詳細的說明。【見 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 第十五卷一至四號，

一九一五——二六(民四至民十五)】他更製了一式，用於『中日文分析辭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一九二三年, 巴黎出版)。

(三十四) 熱斯倍門 (A. Gasperment) 的拼法是用符號標聲跟詞類連帶的，一九一九年(民八)曾在河北獻縣出了一本 Etudes de Chinois-langue mandarine, 他的拼法近於 Wiegand 的拼法。

(三十五) 尼諾 (P. Generoso do Nino) 的拼法是本著意大利的舊拼法來的，不運書，用符號標聲。一九二五(民十四)在北京出了一本 Piccolo vocabolario Cinese-Italiano。

(三十六) 普意雅 (G. Boillard) 由十幾年的經驗，在一九二六年(民十五)發表了『華音統一拼法』(Romanisation unique des sons de la langue Chinoise), 他的方式是混合英法德三種拼法而成的，有些地方很接近於郵政式拼法。地圖上很多用他的拼法。

(三十七) 亞薩勒 (Agostino Gonzalez Alvarez) 的拼法近於尼諾的，也用符號標聲，可是沒有分清送氣聲與不送氣聲。一九二七年(民十六)在漢口出版了『官話譯要』(Grammatica Cinese a uso degli Italiani)。

(三十八) 葛德西 (Charles S. Gardner) 在一九三〇年(民十九)發表了『現代華文拼法』(A modern system for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是改造德式拼法分清送氣不送氣字形，然而既不增回聲，

又不運書，只拼各個漢字，實在是一種表面改良內容開倒車的拼法。

(三十九) 蘇俄近來在海參崴一帶，用一種為中國人特製的華文拉丁化的拼法，教華僑識字，進行的很積極，可是內容不合於中國國語。以後另外作專文論它。【請參看 G. R. 十七至二十一一期，又三十九至四十期；又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海晨報』】

※ ※ ※ ※

(B) 中國人的  
中國人的羅馬拼音的歷史，到現在只有四十年的經過，各種法式都有專書或論文發表(請參看黎錦熙先生的『國語羅馬字公布經過述略』)，此處不再詳細的記述，只按年代作了一個單的紀錄如下：——

(一) 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盧懋章發表了『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後來出了『一目了然快切音』等書。

(二)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朱文廉在日本出版了『日蘇新字母』。

(三) 一九〇六年又有劉孟揚『中國音韻字書』發表。

(四) 那個時候江亢虎又發表了『通字』。

(五) 一九一五年(民三)劉澐善的『新學新華字』在北京出版。

【以上五種跟下邊的第九種，只是為拼法漢字，並沒把詞類連帶起來，所以只算作不進步的法式。】

(六) 一九二三年(民十二)錢玄同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發表了甲乙兩種法式。

(七) 趙元任同年同刊上也發表了一種法式。

(八) 周辨明也在一九二三年出了『中華國語音聲字制』。

(九) 一九二四年(民十三)李澄祥在爪哇出版了『全球五音字母』。【不運書】

(十) 一九二五年(民十四)許錫五發表了『新文字制表』。

(十一) 一九二六年(民十五)十一月九日國語統一籌備會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十二) 一九二八年(民十七)九月二十六日，中華民國大學院用第十七號布告，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 國語羅馬字公布後五年經過

一九二八——一九三三  
溫錫田

(一) 民七(一九二八)九月二十六日國民政府大院的公布國語羅馬字，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一件偉大的事蹟，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由這次公布國語羅馬字便結束了公布前一系列的龐雜分歧的討論，予以具體固定的拼音法式；從此國語羅馬字便算是奠定了初步的基礎，開始了發展的途徑。

國語羅馬字取得了正式的公布，當時一般人自然也是抱著觀望與懷疑的心理，但這究竟不是小事一端，所以也會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好多報章發表意見。這些人的意見自然不能脫離討論之辭，暫且放下不提。但此時真正從事於國語羅馬字運動的人便有個重要的感覺：想把國語羅馬字普遍於全國，真實的發揮效力，絕不是政府一個命令，學者

(十三) 一九三一年(民二十)李中興在北平發表有『李氏國語羅馬字』。

※ ※ ※ ※  
以上的『紀略』，『紀』的實在是『略』了，此外為個人所沒見過不知道的還不知；有多少，那只好有待於以後的補充。

二二，九，二六，完成於北平圖書館。

筆者聲明：本文中有許多俄德法各國字母是帶有符號的，因為沒法兒刻，只好用不帶符號的替代，請作者跟讀者原諒。

布到第二年六月(一九二八——一九三〇)為第一期。那時國語羅馬字公布未久，社會上理會它的人都是以私人的立場，努力宣傳，推行它的也還是個人的，即使國語羅馬字有些發展，也只能算是『自然的發展』。到了一九三〇七月，中華民國國語羅馬字促進會成立於北平，擔負起國語羅馬字的宣傳及推行的全責，團體固定，目標統一，力量集中，辦事便利，從此國語羅馬字的進行，便有了推動力。這時候已經不是自然的發展了，乃是『有意識的推進』，而實際上最近三年來(一九三〇——一九三三)的國語羅馬字的運命確是完全操之於國語羅馬字促進會，所以把這三年做為第二期。

(二) 政府自從大學院公布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以後的二年，便沒有提到國語羅馬字。自然在政府當局衰頹諸公有的根本並沒有法意國語羅馬字是一件重大的事，有的也是把全部精神注意於注音符號了，他們覺得有了『知書者三日可以熟認，即可為師；失學者最多習之幾旬，即可畢業』的注音符號即可『予通俗教育以至極速之效力』，當然用不着什麼國語羅馬字了，這且不提；單說那些不注意國語羅馬字的，自己就發生一種矛盾，國語羅馬字原是大學院公布的，公布不久大學院改為教育部，而教育部於規定人名地名的羅馬字拼音理應依照以前大學院公布的拼音法式來拼，却把『Beiping』拼作『Peiping』，所以有讀北平為『悲平』或『胚平』的笑話。錢

玄同黎錦熙二先生會函教育部當局提出嚴重的抗議；

(原函從略)

政府自然不提什麼北平為 Beiping 或是 Peiping 了，所以此時不多說政府的對於它的話；現在應當表的是政府附設的機關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簡稱國語會，中國大辭典『籌備委員會』)，這國會原是由民十五(一九二六)第一次公布國語羅馬字的國語統一籌備會改組的，其中的委員都是對於國語羅馬字有過『汗馬功勞』的，他們並不以為僅僅得到了一紙公文便滿足的，國語會雖然並沒有表明什麼推行國語羅馬字的計劃，而實際上却作了不少的國語羅馬字推行上的工作，在民十九(一九三〇)的議決案裏，我們可以找出：

(一) 二月八日開臨時常務會議決：將遼寧特委譚耀宗所提『呈請政府通令全國一律遵用前大學院公布之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案』陳部轉交通部送部。

(二) 十一月二日開第八次常務會議決：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所編民衆辭典，將來改稅作官用國語羅馬字之用。

其次關於宣傳和應用兩方面國語會亦有應當提到的。宣傳方面曾於國音字母講習所中設過暑期班，講習國語羅馬字，又曾在北平德勝門外通衢的德順油廠國音字母表，這和其他的黨政標語用意一樣。應用方面也很廣，會名自然常寫作 GwoYeu Toong Chourbey WosiYuan-Huey。(簡寫為 G. T. C. W.)。其他凡有譯名譯音名的地方，也都用上國語羅馬字。(未完)